

第八冊

全唐文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十二

李渤

渤字濬之洛陽人勵志不仕隱嵩山元和初以山人徵爲左拾遺不赴九年召爲著作郎穆宗朝累遷諫議大夫敬宗立轉給事中出爲桂管觀察使太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

上封事表

臣渤言臣伏見今月一日赦開中外條例應有策略可濟時者悉許上陳無有所隱臣竊以陛下登極已來擢自巖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野者惟一人而已臣感殊獎不合私身身既不私豈宜愛死若臣者得死於義則榮於生遠矣以元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平賊三術並皆請不捨元濟其上是感其大是守其下是戰又言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此求廟戰爲陛下萬全之謀也其直言必戰者是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奮不顧身真陛下義勇之臣也昔漢代先零羌反趙充國守屯田辛武賢請討襲宣帝兩行之雖各成本功豈如陛下雄邁獨斷竟斬滅兇虜則微臣前者上言爲國之道也今掃清淮西是陛下之聖也杜稷

之福也臣獨不勝懇款願朝廷增修德政以享外寧之功

輒復自忘幽朴遠獻芻言冀以塵露少裨海嶽竊以陛下天縱生知又嗜學不倦故臣敢依託經史敷陳下情特乞聖慈容其迂繁曲賜終覽則疎退小臣死骨不朽矣臣某中謝臣昔負薪偷暇讀書至周禮見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卽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書敘又云三墳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然則三五之君君之至者矣臣曾學易見三皇之道加之以書見五帝之德加之以詩禮見三王之仁加之以春秋見五霸之義尋戰國策極於隋史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二

見沿代得失參以百家統以九流又遺其繁華摭其精實收視黜聽順其所自故遊涉中理也考第三皇之化自冥於天天法道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易稱先天而天不違又云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是三皇在上至朴未散天下大同無思無爲逍遙而已五帝之教自冥於地地則天者其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書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天明畏自我人明威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也五帝在上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百姓不知其德至矣三王之政自冥於仁仁效地者不識不知無

思不服本以六德六行文以五禮五樂孔子曰以仁理人又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也三王在上上仁下義仁義相感天下太和故行葦天保之詩作成康襲政刑措四十年至於五霸力義統盟功過樛駁傷壞王猷秦政賊隳周法剗去井田殘蝕六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故二世而亡漢高帝寬仁大度與人同利任能使善聽納竟旬萬國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彼蕭曹輩生於秦長於秦習於秦惑於秦不盡刷秦惡特見制度與夫三代聯輝此其未至也然皆根於忠朴與清靜其世代長久者亦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三

在此文帝躬約素德罷構露臺卻千里馬熙然與刑措無異賈誼尚以爲皇號甚美論德不稱豈非兼以造程裁範未抵大中歟景武昭宣亦各有美皆以樂賢從諫風流無窮元成哀平過有輕重皆以黜賢嬖佞稔疊亡國光武皇帝躍白水乘舊德賊莽百萬且潰且溺又平赤眉銅馬隴蜀諸寇非項氏等夷其佐命與三傑亦異校其武蹤功次高祖若乃稽古宅周勲臣壽儒學光教化浹洽躬踐理平自牧以謙自勤以勞兢兢若不及過矣無次也明帝孝思敦九族肝食以達幽枉無倖私無矜色章帝性仁厚行春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四

令建胎養法賦貧人以苑地和帝抑符瑞省貢獻有明章餘風皆洛都之令主自殤已下不足徵也桓靈不道羣醜侵政誅滅賢俊流毒蒸人驚官於朝列肆於內羣盜大起腥聞在上赤帝之祚其亡也忽焉蜀先主任託孔明有仁人風烈魏文帝席父業擅妄大言輕議舜禹摧末疎本其昏塞劇矣然災眚罪已罷劾三公終制省薄亦足稱也此外無他勝略繼以荒允鄰豪敵臣奸雄延數代而亡實爲幸矣晉武承三葉權力通一淮海焚怪服讓泥金容劉毅直辭輝光藹然達欽言嶠議使黼衣左袵數百年華風不振者罪朽矣南南北分朝質文術背造邦者挺雄才騁奇算約之以勤儉必有夏呂之功焉殘國者皆淫逸其心猜毒溺私移之以務禽奢奔必有共繇之敗焉嗣主善惡素駁三者擬諸二漢兇或逾之美不及者也大槩吳風巧其失也浮虜俗愚其失也鄙滯名不勝質故陳滅於隋昔漢世祖帝隴蜀更詔以書貴服其心恥以虛爲勝也何以造以島夷索虜相濟得不愧顏於讓畔通樂乎自隋沒唐祚十一帝頌春嚮二百年矣革土垂號亞姬敵劉但房杜病同蕭曹祖述秦漢憲章周隋使周邵得擅美於前代者

龜玉毀於櫝中矣乃元宗中興崇敏璟直敏未達直不深皆輔理名才不宜責以經國也李林甫元載媚君以佞諛迷君以嗜好引同誅異封其邪志致逆羯啟釁燎原不滅者非二子而誰異代同僇共汙三紀遂使朝多忌諱俗尚苟容波驚雲擾蕩動未息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竊聞至德以來天下常思太平君臣之心非不懇切迄於今來未稱者是人倦而不知變雖君儕堯禹臣越伊周詔如尚書典誥日下既不行之行之亦何由得通且久乎易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五

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祚聖唐以變通之數遺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大厯必自此而更始矣臣觀前代嗣帝功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也宜乘今戮淮寇之勢以德制恒充則恩威兼暢矣恩威兼暢而又加之以捨小過舉賢才則陛下雖欲讓太平之勲美臣知必不得明矣伏望廓開聖德以撥亂意自兼劇秦滅政志於炎吳間再造鴻業與天地惟新馳之於無窮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聖代以五朝營太平其難如此臣又竊聞之

陛下使工伎必能是不欲其兩傷也如此推而進之則建皇極致雍熙如指諸掌乎臣疑宰相公卿蘊其略但啟沃之次第未及使陛下翹思文武凝望殷湯主憂臣辱孰不憤歎今陛下蹈道據德安仁存義則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之美兼矣與人同利從諫如流尚約素斥珍奇則漢高孝文之美兼矣尊儒學競競若不及幽枉必達無偏私無矜色則光武孝明之美兼矣任託不惑容受直言則蜀先主晉武之美兼矣約以高祖太宗之善訓貫以陛下之明聖總萃前美混論消息融而為至德發而為元化以王道為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六

尺以大中為刀度時之宜裁酌古今引知蕩寃驅末還本正六官敘九疇舉王制倣月令調兵食崇孝悌敦九族闢諫路顯儒學退文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人省道釋明刑以行令理兵以禦戎然後經之以禮樂緯之以道德推誠信以化之播風雅以暢之坐明堂登靈臺休息乎祥氣之間陛下襲羲軒於上公卿儕稷契於中黎元惟鼓腹於下挹甘露漱醴泉禽畜四靈不為難矣臣愚寡聞不識遠大伏望下宰相公卿大夫議之如誓言可採伏乞搜巖封野博引海內巨儒耆德元識明斷之士大開學館與朝賢參

講令其稽古應時據經更俗仍使切磋周洽復出精義重作制度使合乎宣父繼周之旨夫正氣振彼承家鼠寇戎狄裔夷若槁葉迎霜輕冰涉暑譬然已去間然已亡固不足塵於聖慮矣今臣謹竭管見獻五事如後是非疏密懸在天鑒最爾昏塞何能自分若乃沿革次第時政所切伏計宰輔必已詳奏亦不敢更言臣今幸生聖代又曾謬處諫垣逢中興將啟之期知太平必成之術實懼不言爲罪也狂瞽微臣不勝感恩中憤之過謹勒紙承人某奉表被露丹懇以聞臣渤誠惶誠恐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七

處理投匭人奏

應進狀人論事大者請分析聞奏次者請申中書門下小者請各牒諸司諸司若處理不當復來投匭者卽請具事縣聞奏如投匭人有欺枉責問得情狀請本罪之外更加一等又寶應元年六月勅如有告密人登時進狀分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緣匭院無械繫之具忽慮兇暴之徒難以理制請勒安福門司領付金吾仗留身然後牒送御史臺京兆府冀絕兇人喧競

論隻日視事奏

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羣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覩天顏獻可否者能幾何

考校京官奏

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等當陛下君臨之初首任宰相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以一以付之實宣化理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恐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戒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則教化不立矣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八

臣聞政之廢興在於賞罰俛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勸又不能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交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是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辨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吹遊幸驪山宰相與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疾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矣也何所避辭其

蕭儁段文昌崔植三人並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賜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道途漸遠自此恣情無度又思馬有銜鑿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委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繼以兩省官大諫於朝有懇激事君之禮可以誠無言者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畧冠供奉官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暈上下考于暈以犯賊處死准令須降請賜考中中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九

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暈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賊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陷劉闢之亂棄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舍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賜考中下伏以昔者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翰林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懼不言之為罪不懼言之為罪也今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已下官續具條疏聞奏

諫晏朝

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積諸內憂倦既積災釁必生小則為早為孽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也

奏請停徵久遠通懸疏

伏奉詔勅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二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早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為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通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

論中人擊崔發疏

縣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矣

請免渭南攤征逃戶賦稅疏

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四十餘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餘戶。其他州縣大畧相似其弊所自起于攤逃約十家內有一家逃亡卽攤賦稅使九家共出稅額長定有逃卽攤似投石井中不到底不止。攤逃之弊戶不盡不休此皆聚斂之臣競剝下以奉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伏乞詔書絕其攤逃以見在戶家產錢數爲定其餘有欠且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此而云太平者是佞邪之臣也。伏乞陛下察而逐之。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十一

桂州舉前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自代狀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觀察使臣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曾任容管經略使行朝廷威恩得蠻夷畏愛可以備方隅之任。總廉察之權使其處臣之官代臣之職必能獷悍柔服。豁洞又安。伏乞聖慈允臣所薦。臣某不任誠懇之至。

奏桂管常平義倉狀

臣伏詳勅文本救荒歎忽有危切貴及其時當州去京往來萬里。奏迴方給。豈及饑人。臣請所管忽遇災荒量事賑

貸訖續分析聞奏。庶使遠人速活。聖澤遐流。臣之所管僻在嶺外。迫以山賊人尤難理。若令數改必困。蠲食常平義倉本救災害向爲歎。診擢臣處之方鎮。臣宜竭力上答皇明。伏乞聖恩允臣所奏。庶使皇靈速被。獷俗知恩。

辨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郢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有幽棲者。尋綸東湖。沿澗窮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蹤。次於南隅。忽遇雙石。欹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鐘也有銅鐵之異焉。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十二

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聲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若非潭滋其山。山涵其英。聯氣凝質。發爲至靈。不然則安能產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瀕流庶峯皆可以斯名冠之。聊刊前謬。畱遺將來。貞元戊寅歲七月八日。白鹿先生記。

司空侯安都廟記

客有遊曲江者。始入境則望韶石之山。旣至郡則瞻張公之祠。以謂吾韶之美盡於此而已。未知直韶之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嶽。有侯公之偉。予請言其畧。山之肇迹自荆

山南走千餘里。至於衡山。陡起爲炎帝國。又自衡山南走千餘里。至於桂山。鬱然爲祝融神區。山之盤薄方廣。幾八百餘里。峻極崇高。幾五千仞。青峯碧嶂。雲霞所棲。丹崖紫壑。神仙之宅。山下之廟。則司空侯公故家也。公名安都。字師成。本末具南史。工隸書。能鼓琴。長於五言詩。善騎射。爲邑里豪雄。陳武帝時。強梗數起。惟與公定計。稱爲侯郎。未嘗名。平侯景。擒王僧辯。破徐嗣徽。刺齊將。降蕭孜。所向必克。其智勇之大。畧如此。始封富川縣子。次授南徐州刺史。又進爵爲侯。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又加開府儀。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七

同三司。又遷司空。又進爵爲清遠郡公。又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其功烈之盛如此。始武帝崩。朝議未知所立。公獨翼戴臨川王。是爲文帝。何其壯哉。公起布衣。提義衆。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位極人臣。書勳竹帛。所謂豪傑之士也。侯師成以功烈爲陳將軍。張子壽以德業爲唐宰相。詔之曲江。所謂將相之鄉也。惜乎功大主疑。盛名之下。難乎其終。而子壽最爲稱顯也。余嘗東遊泰山。西登華嶽。南觀衡廬。顧未有以韶之桂山。而不列祀五嶽者。蓋其遠在南裔。自古帝王耳目之所不接故也。今里中習俗流風。慷慨猶

存時或旱潦。四遠來祈。未旋輒應。公之族有登進士第者。名晉升。字德昭。託子記之。子旣作記。又作迎神送神之詩。以遺其鄉人。使歲時祈恩報德。以長言而歌之。歌曰。天作高山。今去天幾何。翠岫巉巖。今與天相摩。紫桂千尋。今上拂金波。飛瀑萬丈。今倒傾銀河。宅靈氣。今鬱嵯峨。降生司空。今此山之阿。入拔臺城。今親提義戈。百射百中。今戰功居多。爵位崇極。今人誰我過。威名震主。今莫子敢歌。齋中會客。今舉趾逶迤。壁牋點翰。今掉頭吟哦。昔時門巷。今已張羅。當年富貴。今恍若南柯。哀江南。今淚滂沱。弔故里。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七

兮影婆娑。空餘古祠。今白雲東坡。緬想陳迹。今清風蕩蕩。奠桂酒。今伐鳴鐸。折瑤草。今席輕莎。靈紛起。今舞雩僂首。紅靶兮足繡韉。神之來兮。揚玉珂。芳菲菲兮雜芰荷。神之去兮。朱顏酡。杳冥冥兮駕蛟鼉。西風瑟瑟兮吟黍禾。暮雨瀟瀟兮濕釣養。此方之氣兮。神人以和。此方之物兮。今天無薦瘞。我作此詩兮。匪商之那。俾爾遺俗兮。慷慨而歌。

真系

今道門以經錄授受。所自來遠矣。其昭彰尤著。使緡紳先生不惑者。自晉興寧乙丑歲。眾真降授於楊君。楊君授許。

君許君授子元文元文付經於馬朗景和乙巳歲勅取經入華林園明帝登極父季真啓還私廨簡寂陸君南下立崇虛館真經盡歸於館校黃素方因緣值經准法奉修亦同師授其陸君之教楊許之胄也陸授孫君孫君授陶君陶君授撫許令之遺經畧盡矣陶授王君王君又從宗道先生得諸勝訣云經法秘典大備於王矣王授潘君潘君授司馬君司馬君授李君李君至於楊君十三世矣楊許並越漢登真許令亦終獲度世馬父幸會而不業自陸君已降則帝者無不趨其風矣此皆史有明文或遺迹可訪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五

又世世從事於斯者其支裔焉且知理而不知神非長生之士也超理入神混合於氣無爲而無不爲者我真宗之道也道無否泰教有通塞塞而通之者存乎其人故予述真系傳其同源分派者錄名仙籍不緝於此時貞元乙酉歲七月二十一日於廬山白鹿洞棲真堂中述

少室仙伯王君碑銘

少室山天標中氣吐穎浸洛潛甸神洞別輝日月爲靈人正府府有伯太清正中莅之故劉北臺光其前王法主襲其後法主瑯琊人諱遠知陳揚子牧養還一作子母下感

鳳化胎年七歲日識萬言宅華陽師陶宏景臧矜鐵羽元業遂能精融道數弛張化機降真易髭延寶氏祖魄疑其統天與真宰爲徒矣涉陳越隋暨我唐皆宗之語門弟子潘師正曰吾被署少室仙伯沐浴加冠衣而化享齡一百二十六高宗追贈太中大夫諡昇真先生闡道也貞元癸未鄙人至自廬嶽樓託瀝溪牽蘿踐危深入丹窟漱挹瑞水感仙儲洛游禮空投誠銘辭於石銘曰道結元氣神機真精玉膏金芝凝質自靈跡散霞岫思激霜颺浮邱往矣光塵寂寥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五

梁茅山貞白先生傳

吳荆牧陶潛七代孫名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娠母夢日精在懷并二天人降手執香爐覺語左右曰當孕男人非凡人亦恐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識成而博達因讀神仙傳便有乘雲馭龍之志年十七與江數褚炫劉侯爲宋昇明四友仕齊歷數王侍讀皆總記室脫疏精麗爲時所重師法及清溪宮成獻頌宣旨褒贊兼欲刻石王儉議異乃止年二十餘服道後就興世館孫先生諮稟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轉奉朝請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款

賜與甚厚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自齊以來未
有新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造靜自稱華陽
隱居書疏亦如此代名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每聞其響便
欣然而樂至明帝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勅命餉養恒
屬煩劇乃造三層樓先生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其下
令一小豎傳度而已潛光隱曜內修秘密深誠所詣遠屬
霞人可謂感而遂通者也身長七尺八寸為性圓通謙謹
心如明鏡遇物斯應少憂戚無嫉競滅喜怒哀樂或有
形於言迹者是顯事廣物深慕張良之為人率任輕虛飄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主

飄然恒有雲霞氣其所修為皆自得於心非傍識能及尤
長於銓正偽謬地理厯算文不空發成即為體造渾天儀
轉之與天相會其纂真誥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
永元二年深託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
引諸識記梁是應運之符又擇郊禪日靈驗昭著勅使入
山宣旨酬謝帝既早與之遊自此之後動靜必報先生既
得秘訣以為神丹可成恒苦無藥帝皆給之又手勅咨迓
先生畫兩牛一牛散放於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
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求欲效曳尾龜豈有可

致之理時有大事無不前已奏陳時人謂為山中宰相以
大通獻刀二一名善勝二名成勝為佳寶梁帝金樓子云
於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宏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
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常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
不信朝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事競談元理不習武事
侯景之難並如所言大同二年告化時年八十五顏色不
變屈伸如常屋中香氣積日不散詔贈中散大夫諡曰貞
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弟子數十人唯王遠知陸迺
冲稱上足焉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大

晉茅山真人楊君傳

真人姓楊名羲晉咸和五年九月生於句容似吳人潔白
美姿容善言笑攻書好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幼而通
靈與二許早結神明之交二許映與穆思元薦於相王用為公
府舍人以永和初受中黃制虎豹法六年又就劉瓛傳靈
符瓛即魏夫
人長子也君淵沈應感虛抱自得若燥濕之引水火冥
默幽歛相襲無朕矣年三十六以興寧乙丑歲求真降授
有若上相青童君太虛真人赤君上宰西城王君太元茅
真人清靈裴真人桐栢王真人紫陽周真人中茅君小茅

君范中候荀中候紫元夫人南嶽夫人右英夫人紫微夫人九華安妃昭靈夫人中候夫人莫不霓旌暗曳神轡潯竦紛紛屬乎煙霄淪蹤收於俗蹊譙聲金響於君月無曠日歲不虛矣君師魏夫人儷九華而朋于諸真故安妃云明君受質虛閒祕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必高佐四輔承制聖君主察陰陽之和氣爲吳越鬼神之君後二十二年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今若不耐風火之煙可尋劍解作告終之術也真誥算以太元十二年丙戌去世弟子許翹先師告翹父穆亦因君偶真故許氏九人雖道慶自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九

雷平山真人許君傳

真人許翹字道翔小名玉斧父穆晉護軍長史真位上清左卿母陶氏名科斗入易遷宮真人幼獨標挺含真淵凝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糠粃俗務如泉去蒙盈其科而自進居雷平山下師楊君傳三天正法曲素鳳文後定錄真人授其上道告之曰學道當如穿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堅心正行豈得見泉源耶真人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間遂詣北洞告終即居方

隅山洞方源館中常去來四年方平臺故真誥云幽人在世時心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幽人設座於易遷戶中朱真人化後十六年當度東華受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二錄太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歲咸康七年辛丑生自太和三年已後無復顯跡世譜年三十則庚午年去世者舊傳云在此洞石壇上燒香禮拜因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壇今猶存真誥云從張鎮南授衣解法蓋夜於壇上去耳娶建康令黃演女生男黃民乃還家

仙人臨沮令許君傳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十
臨沮令許仙人名黃民字元文上清仙公翹之子上清左卿穆之孫以昇平五年辛酉生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石頭倉丞南蠻參軍臨沮令永興三年京畿紛亂令乃奉經入剡爲馬朗所翹朗從父弟牢亦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父祖皆有名稱各加崇敬元嘉六年欲移居錢塘乃封其真經一廚付朗靖中語此是仙靈之跡非我自來縱有書亦勿與人及至杜道鞠家停少時而終時年六十九真誥言黃民及伯祖邁姑婆娥皇伯聯與黃民子榮弟孫女瓊輝並得度世馬朗敬經若君父每有

神光靈氣見於堂宇朗晝數見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其家皆保富壽朗忿何道敬竊書泄意乃洋銅灌厨簫勅家人不得復開朗終子洪父季真猶共尊尚景和元年妻惠朗諷父季真啓取季真善道術爲當時所知及至奉呈於華林園既見真跡環異朱黃煥赫不敢窮覽至明帝登阼季真乃啓還私廨陸簡寂南下立崇虛館經亦歸于館何神真巧運既閱於馬又發於爰終授於陸君父馬猶巾几負籍纂之榮而無容入其妙焉

宋廬山簡寂陸先生傳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三

先生吳興懿族陸氏之子諱修靜道降元氣生而異俗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啓著虛以貫幽少宗儒氏墳索識緯靡不總該以爲先天撫化混一精氣與真宰爲徒者載在金編玉宇不形于此遂收跡寰中冥搜潛衡熊湘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我嶠如雪映松風麗乎山而映乎水功成扣元感神授靈訣適然自得通交於仙真之間矣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味其風而邀之先生不顧及太初難作人心駭疑遂沂江南遊嗜匡阜之勝繁爰構精廬澡雪風波之思沐浴浩氣扼漱元精宋明皇帝襲軒皇淳風

欲稽古化俗虛誠致禮至于再三先生固稱幽憂之疾曾莫降旽天子乃退齋築館恭肅以遲之不得已而莅焉於是順風問道妙沃帝心朝野識真之夫若水奔壑如風應虎其誰能禦之先生撥霧開日汰沙引金指方以倒之中人以上皆自盈其分司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父氏所寶經訣並歸于我焉初先離山有熊虎猿鳥之屬悲鳴擁路出谷而止及天子不豫請事塗炭之齋是夜卿雲紛郁翌日乃瘳先時洞真之部真僞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判故齋戒儀範至于今典式焉桂陽王構逆暴白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三

骨遍野先生具棺槨收而瘞之其陰德密運則無得而稱也迨元徽五年春正月謂門人曰吾得還山可整裝取威訝詔旨未從而有所說至三月二日乃偃卧解帶膚理輝燦目瞳映朗但聞異香芬馥滿室而已後三日廬山諸徒共見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宇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顧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時春秋七十二所謂鍊形幽壤騰景太微者矣有詔諡曰簡寂先生以故居爲簡寂館宗有道也凡撰記論議百有餘篇並行於代門徒得道者孫遊嶽李果之最著稱首後

孔德璋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中都化流東國帝王稟其規人靈宗其法而委世潛化遊影上元微言既絕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徒所歸宜其整緝遺蹤提綱振紀光先師之餘化纂妙道之遺風可以導引末俗開曉後途者矣

齊興世館主孫先生傳

有吳裔子孫名遊嶽字穎達東陽人也幼而恭長而和其靜如淵其氣如春甄汰九流潛神希微嘗步赤松磻緇雲堂遂卜終焉之地宋太初中簡寂先生至自廬嶽雲遊帝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五

宅先生乃樞衣而趨嗣承奧旨授三洞并所秘揚真人許據手跡因茹木卻粒服穀仙丸六十七年顏彩輕潤精爽秀潔暨簡寂上賓方旋舊室括撫道機斷最真假與褚章朱四君交密齊永明二年詔以代師并任主興世館於是搜奇之士知襲教有宗若鳳華于桐萬禽爭赴矣孔德璋劉孝標等爭結塵外之好後頻謝病歸山朝命未許至永明七年五月內以揮神託化沐浴稱疾怡然而終門徒弟子數百人唯陶宏景入室焉自恭事六載義貫千祀唯貴知真故特蒙賞識經法誥詠悉相傳授方欲共營轉鍊已

集藥石將就治合事故不遂

唐茅山昇真王先生傳

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外祖丁起梁駕部郎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又聞腹中啼實誌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也年七歲日覽萬言博總羣書心冥至道年十五入華陽事貞白先生授三洞法又從宗道先生臧矜傳諸秘訣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賞資送還茅山先生乃於洞西北嶺上結靖室以居研味元秘大建末靖室中忽有一神人醉卧嘔吐先生然香禮候神人曰卿是得道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五

之人張法本亦甚有心吾欲並將遊天台山石橋廣闢可通得彼多散仙人又常降甘露以器盛之服一升可壽得五百歲卿能去否先生便隨出上東嶺就法本至山半忽思未別二三弟子付囑經書背行三十步迴望神人化為鶴飛去隋晉王廣鎮揚州王子相柳顧言相續奉請先生既至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少還復舊王踐阼勅崔鳳舉諮逐帝親執弟子禮勅城都起玉清元壇以處之仍令代王越師馬高祖龍潛時先生嘗密告符命秦王與房元齡微服就謁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因以實

告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秦王詣先生授三洞

法及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
山置太平觀并度七人降璽書曰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
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勅不違
高志所令置觀用表宿心先生浩氣虛懷語默一致涵照
如鏡應物無私時有寶德元先經揚州遇司命使者言其
有重祿以九九數當終命德元求哀於使者云真人王法
主是少室仙伯檢錄人鬼之任關奏天曹無不即應德元
遂懇祈於先生先生不得已因與請命使者報曰更延十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重

三年至高宗朝德元為左相捐館舍之日言皆如之故舉
世呼先生為法主又知已授仙職後謂潘師正曰吾昨見
仙格以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暑少室仙伯
將行在近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寐告化時年一百二
十六歲潘師正徐道邈同得秘訣為入室弟子陳羽王執
次之其餘各棲洞府終身無替高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
夫諡曰昇元先生乃勅置太平觀度滿四十九人天后嗣
聖初又贈金紫光祿大夫改諡昇真先生明皇天寶中勅
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真像用旌仙跡焉

中嶽體元潘先生傳

中嶽道士前有天師次稱潘先生先生名師正趙州贊皇
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先生真氣內融輝光外發
如隋珠荆玉不假於飾而人自寶之隋大業中入道王仙
伯盡以隱訣及得符籙相授棲於太室逍遙谷積二十年
但嚼松葉飲水而已高宗皇帝每降鑾輦親詣精廬先生
身不下堂接手而已及問所須答言松樹清泉山中不乏
帝與武后共尊敬之雷連信宿而返尋勅於所居造崇唐
觀嶺上別起精思院以處之勅置奉天宮令於逍遙谷口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美

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復於苑北西置尊真門太常奏仙
樂又以祈仙望仙翹仙為曲皆謂先生名焉前後賜詩五
百首先生每歎曰大丈夫業道不能減影雲林以煩世主
吾之過也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帝數駕斯道祈歎
愈加踟躕山隅輟策未往以永淳元年告化時年八十九
帝追望不止贈大中大夫諡曰體元先生先生神標仙骨
雅似隱居夫階真輶冥綠景遊化者其有類乎弟子十八
人並皆殊秀然鸞姿鳳態眇映雲松者有章法昭司馬子
微郭崇真皆稟訓瑶庭密受瓊室專玉清之業遺下仙之

儔矣時陳子昂又作頌云云

王屋山貞一司馬先生傳

後周瑯琊公司馬裔元孫名承禎字子微河內人也少事體元先生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體元特相賞異謂曰我自簡寂傳授正法至汝六葉矣先生是後因浪遊遠詣於天台山武太后聞其名召至都降手詔贊美及將還勅李嶠餞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子承禕就山迎至京入宮中問以陰陽數術先生對曰經云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目所見者損之尚未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王

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治身無爲則清高矣治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君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帝歎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因固辭還山乃賜寶琴一張及霞文帳中朝詞人贈詩者百餘首開元九年明皇又遣使迎至京帝親授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入都先生又請歸山帝賦詩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宇以居之先生因上言今五嶽之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

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請別立齋祠帝從其言因置真君祠其形像制度皆請先生推按道經創爲之焉先生頗善篆隸寫三體道德經刊正文字著五千三百八言爲真本又撰修真秘旨窺之者得其門矣勅於先生所居置陽臺觀帝自書額并相續賜資甚厚至二十三年告化時八十九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貞一先生又御製碑文先生門徒甚眾唯李含光焦靜真得其道焉靜真雖粟女質靈識自然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謂曰子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王

請名氏則貞一也乃歸而詣先生亦欣然授之

茅山元靜李先生傳

宏孝威者晉陵人家本純儒州里號貞隱先生避敬宗皇帝諱改爲李氏其子曰含光年十三辭家奉道端視清霄慈向蠶蠶暗室之中如對君親時人見之情色皆斂幼攻篆隸或有稱過其父者一聞此義終身不書後事貞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既而目之曰真玉清之客也抱虛無而行功者於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跡者於德亦淺承之自遠宜且教人是引後學升堂稟元訓也先生元氣不散

瑤圖虛映。達靈久矣。晦輝爲常。動非用開。靜非默閉。當吹萬之會。若得一之初。應跡可名。常道不可名也。孕育至化。虛融物心。心一變至於學。學一變至於道。同淑氣自來。得之不見。所以握衣而進者。仰範元和。若秋芳之依層巘。夏潦之會通川也。先生忘情於身。而慈於人。禎祥屢應。視同衆象。士庶諮詢。色受其意。常令章壇開院。臘火擇薪。精微誠敬。率皆類此。開元末。明皇禮請先生。而問理。化對曰。道德君王師也。昔漢文行其言。仁壽天下。次問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无

乃似繁風耳。帝加元靜之號。以尊之。無何。固以疾辭。東還。句曲山。勅於其所居。造紫陽觀。以居焉。自後天書繼至。資奉相續。及公卿祈請。往來無虛月。卒使元門之中。轉見真操。持慈儉之寶。歸義皇之風。至矣哉。先生之教也。所撰仙學傳及論三元異同。又著真經并本草音義。皆備載闕遺。窮蹟精義矣。以大曆四年冬十一月。顧謂入室弟子韋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神氣怡然。若坐亡。長往。時年八十七。靈雲降室。芝草叢生。執簡如常。和色不去。據真經。斯乃秉化自然。仙階深妙者也。景昭授舉洞虛。洞虛授李方來。

皆嗣德不墜。時柳識又頌先生云。古有強名。元精希夷。黃帝遺之。先生得之。縱心而往。與一相隨。真性所容。太元同規。日行仙路。不語到時。人言萬齡。我見常姿。明皇仰止。徵就京師。紫極徒貴。白雲不知。遐方後學。來往怡怡。空有多門。真精自持。順化而去。人焉能窺。元科祕訣。本有冥期。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十二

李渤

李